能在捉迷藏游戏中取胜的是谁？

###

人们悄悄造访，是为了寻求帮助。

这是不能被发现的秘密。人们苦恼万分，偷偷崩溃，有时候泪如雨下、以至于嚎啕大哭。

最后，不约而同地，人们总会开始祈祷。

——求你了，求你帮帮我。

这是最后的希望了，拜托你，什么代价我都肯付。

1203房间高窗垂下的帘幕后空无一物，访客却一再向那里哀求。

客人正在被不可名状之物追迹，他走投无路。

视觉已经过度扩散，这样下去，“理性”灰飞烟灭也要不了一周吧？

我不应该得上那种疯病。客人喃喃自语。

我洁身自好，我问心无愧。我做了所有正确的事，我回答了所有正确的问题，要说我有一丁点儿罪过那也是——

两拳重重垂在跪着的膝盖前的地板上，客人的声调充满懊悔。

——是那个人的错！

从那时起我眼里就只有她了。是她害我变成这样，是她把我变成这样——我只想胜过她，一次也可以。为此我付出了我的全部却——

求而不得令人陷入疯狂。

房间南侧的三排窗户紧挨主塔楼。布置集会时，我喜欢把那里的窗帘全部打开。获得柔和的采光的同时，黄昏时间、从主塔楼陆陆续续下课回家的学生们能眺望沙龙的一角。

在这里喝茶谈笑的人是前途最为光明的精英。拥有各种各样的才能，天资聪颖，言辞机敏讨人喜爱。人们眺望他们，就如同在这个房间中的人们透过三排玻璃能眺望到的、主塔楼顶端的闪闪发光的铁星一般。

作为沙龙的主人的我，也并不比他们更加耀眼。

不过，我有两颗真正的星星。

像今天的客人一样的人们徒劳地追赶星星，以至于精疲力竭，如神话中的巨人那样摔倒在大地上，肢体和精神化为异物。

星星难以超越，星星无法捕捉。

是天真之人窗边的装饰。她无辜无罪，你却把自己的软弱归罪于星星。这又如何能是合理的呢。

客人只是木然匍匐在丝绒帘幕下，泪水从瞳孔扩张的圆睁双眼里汨汨流淌。

从他背后绕到帘幕之下，跪下来抚摸他的头发。客人毫无反应，想必是感觉也已经钝化。

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客人眼泪横流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的希望死灰复燃。

那全凭你的心灵。你应该知道吧？我不是神明，这里没有神明。战胜邪念，修复破损的灵魂，能为你做到这些的，只有你自己。

客人无言哽咽。倒垂的刘海浸进被地上的灰尘污染的泪水中。

我叹了口气。既是因为在地板上蜷成一团、不住发抖的来客，也是因为我自己。

人们到这里来，是为了寻求帮助。我需要不时提醒自己。

换言之，客人已经无法自救。劝谏只是徒劳，我的话语不会传达。他的心灵没法依靠，他没法驱逐脑中的幻觉。

他的灵魂将万劫不复。

铁星早早地亮起来了。

临近黄昏，原本是教室的1203房间中阴阴郁郁。房间没有朝西南的窗户，这更使得房间在黄昏缺乏照明。我离开匍匐的客人，起身从屋子一角的钢琴上取下枝形烛台。

我的星星们不喜欢蜡烛。

特别是，她援引校规，声明在没有通风橱的密闭房间里使用明火会造成的种种危险。像个孩子那样皱着眉、一本正经的样子，现在还历历在目。

而且沙龙不会办到那么晚吧？要蜡烛干什么？

——不得不说，她有时非常敏锐。

但我保留了烛台。

你注视过星星吗？

我把烛台放在帘幕之前。似乎是感到了火焰发出的光热，客人屏住呼吸，伏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没有吗？那么你不会知道真正的她是什么样子。你只注视了你自己。

如果你好好看一看那美丽的星空，就不会被自己的心灵囚禁。疯狂的根源从来不是她或任何人。

我知道客人没被说服。但他似乎被巨大的噩梦魇住，战战兢兢，没法开口为自己辩驳。

——那些眼泪只是演技，对不对？

毕竟人们在这道帘幕下垂泪悔过的场景，我不知已经见过多少次了。

但是，能够驱动他们造访这个房间的不可能是浅薄的冲动。这些郁郁寡欢的人为追求唯一正解而来，为了得到那惮于直名的拯救而来，这本身就是理智尚存的证明。

……对，哪怕心急如焚，访客们也不能直言正解的名字。这是唯一的铁则。

对于破戒之人，沙龙主人会温柔地微笑摇头。

——是吗，有那种东西吗？

那会是非常有意思的见解。你想在下次集会上，和大家讨论这个发现吗？

得体地将这莽汉送入深渊。

——那是我的全部了。

我交出了一切，我赌上了一切，却没有回响。不该是这样，不该是这样。

就像此刻伏在地上的客人那样，人们往往固执己说。我知道他们只是害怕失言。哪怕在感染之前，他们也许曾有一条辩舌。

这比什么都令我感到苦涩。

是的，我会为他们惋惜。

我重新坐在他跟前。你的决意令人钦佩，你的恒心令人称赞。可这并非由于不公。没有圣人能为你扳回残局，没有奇迹能替你赢回筹码。你的命运能令我感同身受，可我不知你想要的是哪种解药呢？

客人猛地抬起头来。我知道，是解药二字撩拨了他的神经。

但是……但是，只要给我……再一个机会。不要圣人和奇迹，只要教我如何应对沉寂。我会吸取教训，我会洗心革面——

我的手被急迫的客人两手紧紧攥住。你知道我是虔诚的，我会做你教给我的事，无论那是什么。帮帮我，别让我的希望破灭。

精英病无药可医。所以，自然不存在什么解药。

万幸的是，我认识许多明智的人。这个学校中最有能和贤明，被称为“精英”的一群人，有时会在我这里讨论知识，畅谈学术。

——也许，他们知道什么办法。

客人原本苍白的面孔，此刻由于紧张而紫涨。

——如果你肯赏光，下周的集会日到这里来，一起喝一杯茶的话——

客人捧着我的手，放在了自己的前额上。他两肩一起一伏，似乎要把整个灵魂吐出一般地剧烈喘息。紧张得以释放，获得前所未有安心感后，大颗的眼泪无法抑制，扑扑簌簌地滚了一手。

——谢谢，谢谢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……

我目送客人踉踉跄跄走出房间。此时窗外已经漆黑，学生们应该已经全部放学，不过，第五学群塔楼走廊上的灯会留到更晚一些。

是因为1203房间的客人也许会逗留一阵子。为了他们平安回家，我说服管理员修改了关灯时间。

毕竟人们悄悄造访这里，是为了寻求帮助。

那么我愿意帮助他们吗？

当然。

###

偏偏是她来关与事件，这甚至令我感到了命运。

——我的秘密也许会被她知道。

回过神时，我身处节日前气氛热烈的沙龙之中。一瞬间不知究竟是我恰巧对上了她的眼眸还是她捕捉到了我的目光，于是我向她递上戏单，问她接下来想听哪一支曲子。戏单被她接过，我却只能听见自己激荡迭乱的心跳。

她着手调查此事，使我不得不被卷入这场捉迷藏游戏。

“客人”犯下了鲁莽的错误。那可能会殃及沙龙的存在。

追查这条线索对她而言易如反掌。可是他于第一学群暴死一事，在参加沙龙的人们之间反应冷淡。

是长期服药让他们头脑也变得迟钝了吗？

情况每天都在恶化。

精英病横扫学校的每一处。日复一日，想要明哲保身、抓住救命稻草的人们，还会涌到我身边来寻求帮助。他们没法停止。

我不能拒绝人们的请求。而那恰恰是在她眼皮底下，正如此时此刻。

我并不想失去朋友。

见不到她会使我坐立不安。我是在依赖她这服药剂吗？

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沉溺于幻想。我在桌下绞住双手。好不容易控制下来的现状不可以崩盘。如果我溃败下来，没人会因此得救。

我必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。

即便是对她而言，这也是最为合适稳妥的安排，哪怕我没法咨询她的意见。

只要她能从那件事里吸取教训。

###

“还有一件事”

此时集会已经结束，提前庆祝了节日的人们已经陆陆续续从房间离开，只有房间中央靠窗一侧席位上的两人留到了最后。被叫住的沙龙主人感到自己屏住了呼吸。

“——我想请你转交这个。”

递过来的是预科意向调查表。表格在三年级学生之中人手一份，她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表格上的空当没有填入一个字，只有右上角的姓名栏，记着今天未能到场的学生会副会长的名字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是昨天落在审讯室的。本来想当面还给她，既然她没来那就只好请你帮忙了。”

稍作迟疑，似乎是在斟酌是否应该开口。

“这个表已经开始提交了吧？看她这样子，怕是连要去哪儿都没想好”

“啊哈哈哈、”

松了一口气。勉强挤出一个像是无可奈何的笑容，沙龙主人接过白纸。

“她昨天也去了调查组啊。”

“嗯。至少在问我话的时候，她都是要在场的。”

沙龙主人默默接过白纸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等一下，我帮你这个忙……你也帮我一个忙，好不好？”

“救她？”

友人不加掩饰地露出意外的神色。

“其实，她最近非常令人担心。”

沙龙主人在原来的席位上自然落座，一边说出了请求。在桌布边沿聚成一群的刺绣天使像是要去把叠放在那里的双手托住。友人下意识地从那里移开视线，那把按照惯例属于副会长、今天却空空荡荡的椅子映入眼帘。

“是因为预科？”

“她本人左右为难。你也许有所不知，不过她对家人为她安排好的前程感到非常烦恼。但我想，这并不是本质。”

从友人的表情来看，她已经隐约猜到了内容。

“——学校常年缺少学生会长的人选，她身为副会长代行会长责任，实质上是身兼二职，包揽学生会的管理，而这已经是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。”

“再加上有了如今的调查工作，我想她是在勉强自己。”

“恐怕我也没办法加快调查的进展。我已经向她交代了所有事实。”

“我明白。我当然明白……我并不是在暗示你有所隐瞒。”

“但是，作为朋友，我必须帮她克服困难。否则她一定会被现实压倒。”

“你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中断对这起事故的调查。”

友人基本保持了稳重，只是快速眨了眨眼。

“那并不是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吧？我只是调查对象。即使学校决定中断调查，我也只有单方面接受。”

沙龙主人满怀歉意地笑了笑。那看上去有些疲倦。

“我也觉得那是对你做了坏事”

“但是，再查下去也只是空转。所以我想，虽然由我出面是破格的做法，不过现在叫停它也不失为妥当的选择。”

“空转？”

“你并没有**存心**要杀他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围绕着这个假设展开的调查，一定不会有结果”

“能说这种话的人，也只有你了”

“是吗？我倒是觉得这再清楚不过。”

“置身现场的射手，其疯狂不亚于发作者”是学生中的基本共识。阻断射击是保障教学秩序的权宜之计，射手也只不过是普通的学生，面对紧急事态，失控在所难免。“迟早会有射手犯下大错”，老成的学生们甚至在阻断剂问世当初就曾经如此断言。那也许是努筋拔力的连击，也许是伤及无辜的乱射，总而言之，必要以上的伤残并非不可想象。

为了回应人们的担忧，当时的学生会接受学生们的要求，通过了“三发规则”。

持有阻断剂的射手拥有在危急时刻把控场面的绝对权力。与此同时，使用权力的机会只有三次。若是全部失败，则必须按照规则带领所有人撤退，然后请求校医院到场支援，那意味着秩序遭到彻底破坏。

三发并不是任何计算或模拟的结果。制定它时，没人考虑可利用的射手数和精英病的校内发病率。那是只用来限制射手力量的、纯粹的、“人的愿望”。

射手并非是不名誉的职业。但是正如这种限制所暗示的那样，他们时刻需要承受怀疑。

“我并不擅长推理。不过，对于调查组而言，这也本应该显而易见，她是被人们的惯性思考误导才无法理出头绪。所以我才觉得必须把她从这种看不到终点的调查中解放出来。只要假以时日，她也一定能重新意识到正确的方向。在那之前，我希望你——”

——接受我的“庇护”。

“你决定这么做，已经告诉她了吗？”

“我想，她已经没法听进去了。”沙龙主人摇了摇头。“我曾经跟她提议过更换调查方向，不过……”

“校医院是吧，确实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校医院似乎并未向调查组里的学生会成员开示他们的一切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实际上，我猜调查也被处处掣肘，即使调查组明面上是受到校长委派。甚至于……”

“正因为是调查组，才没法深入调查。”

——没有一句话能像这样捕捉友人的注意力。这正中下怀。

“正因为？为什么？”

“调查是为了把事故对将来可能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小。人们希望找到的是不必改动现行阻断射击政策的，无害的死因。但是，如果真相存在于那之外的地方，人们就会把它藏起来，就像校医院中的秘密那样无从查起。”

“……其实我对她怀着歉意。是爸爸交给她这种令人为难的任务的啊，明明是我重要的朋友，却……”

窗外的钟打过熄灯前的最后一遍了。春天到来，白天已经很长。窗户朝东南的房间中竟还很亮堂。房间中的丝绒帘幕闪闪发光，质感看上去就像是桌前放着的天使铜像。朋友下意识地望向钟声传来的窗外，而沙龙主人的面容却像宣誓般庄严。阴影笼罩下，那摇曳的瞳孔就如同蜡烛的火焰。

“解散调查组之后，谁来查明那个人的死因？”

“你是在担心那个吗？”

“毕竟那也只是停止调查本身，事件并不会因此自动解决”

“说实话，我倒是没有担心过事件能不能解决哦。以我了解的你的个性，你应该早就着手开展独自调查了才对？”

沙龙主人把头歪向一边来直盯着桌子对面的朋友。对方的试探被轻易挫败，只得闪避。

“……这次的障碍有点儿多。”

“那你更应该答应我啊。赦免你之后你就是清白之身，理应比现在更加自由……对了，我还想到一件好事，”

“除了庇护，我还可以给你‘访问权’。”

“访问？”

“当然，我没办法让你介入校医院或者学生会。那种事情就算是我去拜托爸爸也不可能做到。不过……”

“学校的各个角落，每个学群，所有限制学生进入的地方都可以自由出入。如果你怀疑哪里有问题，尽可以用自己的双眼去确认”

“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特权，不过这已经是我能给出的全部。”

“要是能快点查明真相，就好了呢——”

那样一来你会变成跪倒在那道帘幕下的信徒中的一人吗？

会允许我像安抚所有其他人那样安抚你吗？

我的朋友不会患上流行在学校里的疯病。

那也就意味着，我没法依靠禁药来维持和她的联系。

但是，能够把她束缚在我身边的秘密，远比那还要深刻。

她要寻找的关键，是以销蚀精神和肉体为代价，延缓精英病发作时间的“药”。它从这个房间中流出，在获得承认的客人之间扩散。

被整个学校仰视的沙龙，是愉快的僵尸聚会。

只有灵魂完好无损之人，被允许和沙龙主人同席，甚至成为朋友。

所有客人都会在盟誓加入时得到警告，一切交易都必须回避那一桌上的人类，不得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。

我的庇护会使她对真相视而不见。

她没法赢得捉迷藏游戏